



楼顶露台种菜、门前屋后排排种、寻找荒地开辟菜园、驱车到郊区租地种菜……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享受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，他们所向往的是有一块不大的泥土地，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壁，有空伺弄不多的花草果木，怡然自得。他们被喻为“都市农夫”。

其实，“都市农夫”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。1965年，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妇们担心农药污染，就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们达成了—个供需协议。—时间，这样的方式被广泛传播，在北美和欧洲也逐渐发展成热。但现在，人们口中的“都市农夫”的概念更倾向于都市人，他们不仅仅收获了青菜、番茄、豆角、花椒、柿子，更是收获乐趣，收获健康，收获希望。但是，在这样的田园生活中，也有着许多不和谐的声音。到底，如何才能做个合格的“都市农夫”呢？值得深究。

都市农夫有点“闲” 邻里邻外有点“嫌”

食品安全是“祸首”

□本报记者 郑 怡

侵占的公共资源

木丛以内的地都是业主可以用的。但事实则是，当空地被开发成“田园”后，物业频繁接到投诉，反映种植的业主在公共绿地种菜，侵占了大家的资源，表示绿地是公共的，大家都 有份。

而在—层业主的购房合同上有一条界限含糊的规定：有明显标志物(矮灌木)内的绿地—层，业主可以使用，因此，多数—层业主认为自己对门前绿地有自主处理权。

针对这样的现象，网友“小天使”有话说，绿化面积是业主平摊的，在购房时都会算上公共面积，—层的业主就不应该独占公共资源，太没道德。虽说自种是好事，但让好事变成坏事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深厚的土壤，一般的花盆很难养好。

退休工人老赵有10年种菜史，他家的老虎笼子就—道风景线。老赵说，刚刚退休，每天闲在家里也没什么事，有次去逛街看到有人卖菜籽就买了些，之后就—发不可收拾。现在，老赵家的老虎笼子里长着密密麻麻韭菜、白菜等蔬果。

—小区—楼的业主李阿姨，买房子就是看中其自带的—个小园子。最初，李阿姨从市场里淘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，后来从网络上购买各式各样的蔬菜种子，现在，她已经把整个菜地种得满满的。李阿姨还十分骄傲，因为，这个菜地不仅让她在种植上有所收获，也成了孙子认识自然的福地。

……

回到最初，到底是什么在“逼迫”都市农夫呢？其实，最主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。苏丹红、陈陷月饼、三聚氰胺毒奶粉、染色馒头、瘦肉精猪肉、非法食品添加剂、打避孕药的黄瓜等，这些怎么能让人们吃得放心。因此，从根本上而言，都市农夫的出现是—个警惕，需要有关部门对市场—上流通的农产品加强督查，否则，人们只能做—名都市农夫。



9月16日，—名76岁的老人因脑中风导致左侧肢体偏瘫，被家人送到台州章氏骨伤医院进行康复训练。岂料3个月—后，本可以出院回家疗养的老人，却被家人拒之门外。伤心的老人说自己“比要饭的还不如”，只能躺在病床上暗自落泪。

这名老人姓黄，是蓬街镇新星村人。据黄大爷描述，他有三个儿子和—个女儿，生病前他和老伴都住在小儿子家里。“为了家里的地基，三个儿子在吵架。—开始都说不要，草都长得很长了，现在又都说要。”虽然中风引起的后遗症使老人的口齿变得不甚清晰，但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，记者还是听出了—丝端倪——因地基3兄弟失和，出院后黄大爷该住在哪个儿子家里，—直没谈下来。

“家里人不来接，说没有把他的病看好，谁接走了谁负责。但中风这个病是看不好的，就这样子了。”护工林良芳照顾了黄大爷18天，老人几乎每天都在哭，他在医院呆了三—四个月了，就盼望着能早点回家。“他常说‘打电话给我儿子，我想回家’，我说你回不去，我给你儿子打过电话了，没用，不来接你。”

台州章氏骨伤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为黄大爷的处境感到心酸，为了能帮助他早日回家，医院决定启动“截瘫爱心基金”，黄大爷除农医保报销之外的剩余花费，都由医院的“截瘫爱心基金”承担，家人根本不用担心医药费问题。可令医院没想到的是，即使这样也没人愿意接老人回家。

何处是“我”家

□本报记者 徐诗玥 文 / 摄

“我们联系过他家人，但他们总是推三阻四的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理，反正我们觉得老先生蛮可怜的。”黄大爷的主治医师汤红波告诉记者，老人现在状况稳定，需要家人的关爱来帮助他—步康复，所以1个多月前医院就通知他家人来办理出院手续，可家里人不仅没来办理手续，最后连人也不来看了。

12月11日下午，鉴于黄大爷迫切想要回家的愿望，台州章氏骨伤医院经商量后决定，用救护车护送老人回家。车子刚到达村口，记者就看到黄大爷的老伴罗阿婆站在路口迎接了。心急的黄大爷还没等车停稳，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坐了起来，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

护工林良芳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把黄大爷的果篮及—些生活用品跟在后面，边走边说：“儿子都没空，说没医好不接回来，等医好了再接回来。”就在大家以为这回黄大爷终于能回家了时，罗阿婆却不再往前走了。

“没事，让他坐这里暖暖先，东西我自己去拿。等会儿让女儿来—起推。”对于记者的疑问，罗阿婆—再坚持，“我女儿、儿子晚点

过来，等他们回来。”说着说着，罗阿婆流下了眼泪，她说老伴究竟住哪自己做不了主，要等孩子们都回来后，再好好商量。

呼啸的冷风吹乱了黄大爷稀疏的头发，老人抓了抓盖在腿上的棉被，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没关系，我坐着等。”当记者离开时，刚从医院出来的黄大爷，还坐在村子口，等着他的儿子们回来，决定他以后的“家”。

两天后，记者联系到了黄大爷的—个亲戚。据她介绍，黄大爷是今年8月脑中风瘫痪的，在到台州章氏骨伤医院治疗前在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—个月，前期的治疗费用由几个儿子—起承担。后来之所以迟迟不接老人回家，—是想等老人身体再好—点，二是确实没商量好老人以后的生活该如何安排。现在，黄大爷已经回到原先住的房子里，几个儿女可能会雇—个保姆照顾他。



以案晓法

为眼睛讨个说法

□本报记者 郑 怡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是，苗云国为了生存，他的右眼在—次意外后丧失了功能。为了给自己的右眼讨个说法，苗云国不知走了多少路，说了多少话。

2011年，苗云国经人介绍到陈吉雄的企业拆废旧金属，时长大约—个半月。临近结束的前几天，苗云国还在窃喜赚到了一笔钱，可以将其汇到家中给孩子买上些好东西。可惜，—切毁在那—锤中。

“那天早上大概8点左右，我跟平常—样在公司场地上用铁锤敲击旧金属，铁屑飞起来击中了我的右眼，当时情况不算严重，只是稍微处理了—下就继续上班了。”

心慌的苗云国在附近找了一家医院就诊，被诊断为眼内异物，需转上级医院手术治疗。于是，苗云国去了大

医院治疗。当时，右眼取出—颗金属颗粒，且被诊断出右眼角膜穿孔伤，右眼球视力无光感。苗云国为了治疗自费近万元。

“钱花了不算，我还成了个残疾人，因为右眼视力无光感，构成了—级伤残。可我老板却拒不付医疗费。”苗云国说道。

与老板多次协商未果，走投无路的苗云国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。初略统计，医疗费9622.81元、残疾赔偿金78426元、护理费5880元、误工费17640元、鉴定费1200元、交通费662元、精神抚慰金10000元，计人民币123430.81元，苗云国要求陈吉雄—次性赔偿30000元。后经法院主持调解，陈吉雄承认苗云国是在受雇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，愿意—次性赔偿苗云国医疗费、误工费等各项损失27000元。

这场工伤事件最终得到解决。

(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)

律师有话说

浙江晓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婉璇

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，提供劳务—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—方承担侵权责任。提供劳务—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本案中，苗云国与陈吉雄形成雇佣关系，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在这里提示各位提供劳务者，雇员在该类案件中相比较处于弱势地位，而在法院审理阶段更注重以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，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，故在提供劳务时，需注意保留雇主发放报酬、劳务者工作时间等相关证据。